



Н о ч н о й

[俄]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Sergey Lukianenko

著

Д о э о р

1

于国畔 秦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1547 号

СЕРГЕЙ ЛУКЬЯНЕНКО
НОЧНОЙ ДОЗОР

Copyright © Sergey Lukianenko, 199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夜人/(俄罗斯)卢基扬年科著;于国畔,秦一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02-006052-8

I. 守... II. ①卢... ②于... ③秦... III. 长篇
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974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温哲仙
封面设计:Teddy. L

守夜人

Shou Ye Ren

[俄]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于国畔 秦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978-7-02-006052-8

定价:28.00 元

致 谢

书中引用了“野餐”、“复活”、“苦闷”、“布莱克摩
尔之夜”乐团的部分歌词。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们两国人民一直对彼此的文学怀有兴趣。《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屈原和李白的诗歌为俄罗斯读者所熟悉，中国读者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库普林，契诃夫和普希金。书籍不仅使我们更好地相互了解，而且使我们学会好的东西，避免坏的东西。正如伟大的孔夫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从每一本阅读过的书——这甚至比从一个人那里得到的更多……”

这些话是三年前在中国翻译我的第一本书——《幻影迷宫》时我写下的。当时我非常希望，这不是一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读者的偶然邂逅，希望在第一本书之后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书。这一天果然到来了——《守夜人》就在您手中。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俄罗斯化的书。故事发生在俄罗斯，人物绝大部分是俄罗斯人，而且尽管情节荒诞离奇，但主人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是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感到亲近和能够理解的。

现在，随着《守夜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版，我坚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有相似。因为如果在俄罗斯流行的书成为英国人和瑞典人，荷兰人和以色列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喜爱的书——这就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相近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因此我希望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守夜人》也会成为你们中国自己的守夜人。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赞同本文作为光明事业的推动者加以传播。

——守夜人巡查队

赞同本文作为黑暗事业的推动者加以传播。

——守日人巡查队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001
第一部 自身的命运	001
第二部 自己人在自己人中间	159
第三部 只为自己人	295
译后记	411



第一部

自身的命运

序

自动扶梯爬得很慢、很吃力。老站，没办法。然而，风却在水泥通道里狂灌着——弄乱了头发，扯下风帽，钻到围巾下面，吹得人直往下缩。

风不想叶戈尔往上走。

风要他回来。

奇怪，但周围好像谁都没有注意到风。人不多——快半夜了，车站空了。迎面过来只有几个人，在叶戈尔这边扶梯上的人也很少：一个在前，两个或者三个在后。就这些。

也许还应该把风算上。

叶戈尔把手插进衣袋里，转过了身。已经有两分钟了，打他下车那一刹那开始，被陌生人盯上了的感觉就没放过他。不知为什么全然不是恐怖的感觉，而是如同着了魔似的，强烈的感觉犹如针扎一般。

在扶梯的尽头站着个穿制服的高个儿男人。不是警察，是个军人。再往后——是个怀抱睡着了的女人的女人。还有一个男的，挺年轻，穿着鲜橘色的外套，带着随身听。他看起来也在行进中睡着了。

没什么可疑的。即使对一个回家太晚的小男孩来说也没什么。叶戈尔又朝上看了看，那儿有个警察，他靠在锃亮的栏杆上，沮丧地在稀少的乘客中搜寻着容易得手的猎物。

没什么可怕的。

风推了叶戈尔最后一下就静了下来，似乎屈服了，明白它再斗下去也没用。男孩又往后看了一眼，便顺着被踏扁了的台阶跑了起来。本该快点。不知道为什么，但应该快点。他又被扎了一下，莫名其妙又忐忑不安，身上掠过一股寒气。

这全是因为风。

叶戈尔蹦进半开的门里，透骨的寒气卷土重来地扑到他身上。头

发瞬间就结了冰——从游泳馆出来还是湿的——那儿的电吹风又坏了。叶戈尔又往里拉拉风帽，不停步地越过小摊，钻进过道。上面的人要多一些，但那忐忑不安的感觉还没过去。他甚至回过回头——这时他并没放慢脚步，可后面没人跟着。抱孩子的女人往车站走，带随身听的男人停在小摊前研究瓶子，那个军人根本就出了地铁。

男孩在过道里走着，脚步越来越快。不知从哪儿飘来了音乐声，轻轻的，勉强才能听见，但惊人地愉悦。长笛在细柔地哼唱，吉他弦在沙沙作响，木琴在合鸣。音乐在呼唤，音乐在催促。叶戈尔躲过迎面匆匆而来的一伙人，超过一个步履蹒跚的、快乐的醉酒男人。脑子里所有的思绪仿佛都被风吹光了，他已经差不多是在跑。

音乐在呼唤。

音乐里飞来些词句……暂时还听不清，声音太轻了，可是却那么诱人。叶戈尔出了通道，稍停了一下，吸下一口冷空气。正好有辆电车快到站了。其实可以坐一站，下车就差不多到家了……

慢慢地，脚好像突然木了似的，男孩向电车走去。有几秒钟电车开着门等着，然后车门合上了，开走了。叶戈尔呆呆地目送着它，音乐变得越来越响，充满了整个世界，从宾馆高楼半圆形的顶部直到不远处看得见的“有支架的盒子”^①——他住的房子。音乐让他步行回家。沿着灯火通明的大街往家走，街上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总共不过五分钟就能走到楼道口。

而听到音乐之前——时间更少。

叶戈尔走了大约一百米以后，宾馆就不能再给他挡风了。冰冷的空气扑打着他的脸，几乎盖住了呼唤着他的旋律。男孩摇晃了一下，站住了。音乐的诱惑力消散了，然而那种被陌生人注视着的感觉又回来了，现在这感觉还满满地交缠着恐惧。他转过脸——又一辆电车快要进站了。还有，在路灯的光线里鲜橙色的外套闪了一下。那个和叶戈

^① 有支架的盒子，这是套用“有支架的木屋”这个词语，有支架的木屋指一种古老简陋的农舍。

尔一块儿在扶梯上上行的男人跟在他后面。他还是那样半闭着眼睛，但却出其不意地加快了脚步并且目标明确，好像他看到了叶戈尔。

男孩跑起来。

音乐以一种新的力量重新呼唤，穿破了风幕。他已经能分辨出音乐里的词语了……能，但他不想。

现在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沿着大街走，路过那些关了门却亮着灯的商店，和那些晚归的行人并排走在飞驰的汽车旁。

但叶戈尔却拐进了门洞。音乐往那里召唤他。

这里几乎全然隐在黑暗里，只有墙边两团影子在动。叶戈尔看见他们时像是透过一种雾气，那种暗淡的泛着幽光的雾气。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他们穿得都非常少，好像院子里不是零下二十度似的。

音乐声最后一次扬了起来，尖锐而自得。乐声沉寂了。男孩感到身体在变软。他全身是汗，腿站不住了，想坐在被脏冰覆盖着的滑溜溜的人行道上。

“好孩子……”姑娘轻声说。她长着瘦削的脸，深陷的两腮，苍白的皮肤。只有眼睛看起来还有活气儿，黑黑的，大大的，勾魂摄魄。

“留下来吧……一下下就好……”小伙子说，微笑着。他们很相像，如同兄妹般的像，不是因为脸部的轮廓，而是有一种捉摸不透的、他们所共有的东西笼罩着他们，如同沾满灰尘的半透明的薄纱。

“给你？”姑娘立刻把眼神从叶戈尔那儿转了回去。茫然的感覺稍稍轻了些，但恐惧的感觉涌了上来。男孩张开嘴，可碰到了小伙子的目光他就叫不出来了，就像是被冰冷的胶皮薄膜缠紧了似的。

“对。拿着！”

姑娘讥讽地嗤了下鼻子。她把目光转向叶戈尔，掀起嘴唇，像是飞吻。她轻声说着叶戈尔已经熟悉的词语，那些随着诱人的音乐飞来过的词语。

“到这儿来……到我这儿来……”

叶戈尔站着不动。逃跑的力气没了，虽然他完全陷在恐惧中，想喊又喊不出，但他至少还能站住。

一个女人牵着两条高大的牧羊犬从门洞旁经过。她慢慢遛着，迟缓地迈着步子，仿佛活动在水下，仿佛是在噩梦中。叶戈尔用眼角瞥见狗扑过来，往门洞里挣，心里爆发出强烈的期望。牧羊犬吼叫着，但不知怎么不那么信心十足，叫声里同时还掺杂着仇恨和恐惧。那女人停了一瞬间，怀疑地朝门洞里张望。叶戈尔捕捉住了她的眼神——淡漠空洞，如同穿过一片空地。

“走！”她使劲拽了一下狗链子，狗很乐意地回到她的脚跟前。

小伙子低声笑起来。

女人加快了脚步很快就消失了。

“他不动！”姑娘任性地喊起来，“你看哪，他不动啊！”

“加点劲儿，”小伙子短促地吩咐道。他皱着眉头，“你要学习。”

“来，到我这儿来！”姑娘说时加了些功力。叶戈尔站的地方离她约有两米远，但让他主动走过这段距离对她似乎很重要。

这时叶戈尔也明白，他再也无力抵抗了。姑娘的目光一直凝视着他，如同无形的胶皮绳索，她的声音在呼唤着他，所以他对自己无能为力。他知道不能过去，但还是迈开了步。姑娘微笑了——整齐的白色闪着光。她说：“摘下围巾。”

他已经不能反抗。他用颤抖的手推落风帽，扯下，而不是解下围巾，向召唤着他的黑眼睛走去。

姑娘的脸发生了变化——下颌耷拉下来，牙齿蠕动着，扭歪着，长长的，发着光，那已经不是人类所有的牙，是獠牙。

叶戈尔又迈了一步。

Chapter 1

夜晚开始就不顺。

我醒来的时候，天才刚黑。我躺着，望着百叶窗缝隙里的最后一丝光亮渐渐消失，陷入了沉思。

狩猎的第五个晚上——一无所获，今天也未必幸运。

公寓里很冷，暖气片只是微微发热。我喜欢冬天的惟一理由就是天黑得快，路上行人又少。看看这里……一切早就让我受够了，我真想离开莫斯科，去黑海附近的雅尔塔或者索契的某个地方。我只去黑海，不去别的温暖大洋中的那些远方岛屿：我喜欢身处在被母语包围的环境中。

当然这都是些愚蠢的念头。

我到温暖的地方去静养还有点早呢。

我还没有资格。

电话铃声急促地、令人讨厌地响起来。我摸到听筒，贴在耳朵上——我沉默着，一言不发。

“安东，回答。”

我沉默不语。拉里萨的声音很职业化，但听上去带着疲惫。显然，她一整夜没有睡觉。

“安东，你要和头儿通话吗？”

“不要。”我嘟哝了一句。

“好吧。你醒了吗？”

“是的。”

“你今天还和平常一样。”

“又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没什么。”

“早餐有东西吃吗？”

“我会去找的。”

“那就好。祝你顺利。”

祝愿的话无精打采，枯燥无味。拉里萨不相信我，头儿大概也是一样。

“谢谢。”我对着挂断的电话说。我起了床，在厕所和浴室转了一圈。我本想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又想到急着要做的事儿，于是就把它放在了洗脸盆的边上。

厨房里一片漆黑，但我还是懒得开灯。我打开冰箱门——一个被拧下的灯泡已经和食品冻在一起了。我看了看锅，上面盖着漏勺。漏勺里放着一块半解冻的肉。我拿开漏勺，端着锅送到嘴边喝了一口。

如果有人认为猪血味道不错，那他就错了。

把装着残余血水的锅子放回原处，我进了浴室。昏暗的、发着青光的灯勉强赶走了黑暗。我用力刷了很长时间牙，忍不住又走进厨房，喝了一口冷柜里冰冻的伏特加酒。肚子不是暖，而是烫。给人一种冷在牙上、热在肚子里的奇异感觉。

“叫你本人……”我刚想说头儿，但及时地醒悟了。他甚至连不专业的诅咒都感觉得到。回到房间后，我开始收拾扔得到处都是的衣物。裤子是在床下找到的，袜子在窗台上，衬衫不知怎么挂在朝鲜处容^①面具上。

古老的朝鲜皇帝不满地看着我。

“好好看家吧。”我嘟哝了一句。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我在房间里跳起来，找到话筒。

“安东，你想对我说些什么吗？”一个看不见的对话人问道。

“没有。”我闷闷不乐地说。

“好吧。你应该加一句‘乐意为您效劳，大人’。”

“不乐意，只是不得不效劳，大人。”

头儿沉默了一会儿说：

① 处容是朝鲜神话中的人物，车海龙的儿子。朝鲜处容的面具常常被用来辟邪。

“安东，我请你认真点对待现状，好吗？早上我等你汇报，随时随地。好了……祝你成功。”

我并没有感到惭愧。但愤怒的情绪还是平息下来了。我把手机放在上衣口袋里，打开外厅的衣柜。想着该用什么行头装备自己。上礼拜朋友送了我几件新衣服，但我还是选择了一套普通的，简洁又实用的装束。

我又拿了一台迷你随身听。我不需要声音，但烦闷却是无情的敌人。

出门前，我从门上的猫眼里向楼梯口望了很长时间——没人。

就这样，又一个夜晚开始了。

我坐着地铁走了六个多小时，毫无章法地从一条支线转到另一条支线。时而打个盹，放松一下知觉。四周悄然无声，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所有情况对新手来说都是很平常的。只是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地铁里人迹稀少，情况才有了变化。

我闭着眼睛坐着。这一晚上，曼弗雷迪尼的《第五交响曲》我已经在听第三遍了。随身听里的碟片是我自己刻录的。里面杂七杂八地录着中世纪意大利人的曲子、巴赫的《艾丽莎》，还有里奇·布列克莫尔和野餐乐队的作品。

有意思，总是那么凑巧，听什么旋律就发生什么事。今天的运气落在曼弗雷迪尼身上。

我全身发紧，从脚后跟到后脑勺一阵抽搐，难受得叫出了声来，同时睁开眼睛环视了一下车厢。

我的视线立刻锁定了一个姑娘，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她身穿一件很讲究的毛皮大衣，手里拿着包和书。在她头顶上方有股黑色的气体旋风般地旋转着——这种黑气我已经三年没有见过了。

可能我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姑娘觉察到了，扫了我一眼，马上把身子转了过去。

你最好看看上面！

不，她当然看不见那股黑气。

她最多能感觉到一点轻微的不安。虽然光线很暗很暗，就是用眼角余光我也能发现她头上有东西在晃动……就像眼里落进了灰尘，又像炎热的日子里柏油路上蒸发起的气流在晃动。

什么她也看不到，什么都没有。如果她不在冰天雪地里摔跤，脑袋不受致命伤的话，她还能活上一两天。没准她会被汽车撞倒，没准在楼道口被匪徒拿刀捅了……这个捅了她的匪徒自己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杀害这姑娘。大家会说：“多年轻啊，这么早就死了。太可惜了，那么讨人喜欢。”

是啊，当然了。她的确有一张善良和漂亮的脸蛋，虽然带着倦意，但不凶狠。和这样的姑娘在一起，你会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想拼命表现得更好。可是这也是种负担，让人觉得累。和这样的人最好做朋友，偶尔调调情，彼此坦诚相待。这样的人很少有人能爱上，但大家都会喜欢她们——除了某个曾向黑暗魔法师付过钱的人。

黑色气旋实际上是一种普通现象，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还有五六股类似的黑气笼罩在乘客头上。这些气旋模糊暗淡，微微地旋转着。这是最普通的非职业诅咒的结果。比如某个人冲一个人的背影扔了一句：“你去死吧，”或者有人表达得更简单温和些：“可恶。”紧接着从黑暗一方涌来的黑色气旋就会抽取你的力量，让你遇事不顺。

只不过这样常见的、没水平及非专业的诅咒只能起一两小时的作用，最多也就够用一昼夜。这种诅咒的后果虽然叫人不快，但不会致命。但是这个姑娘受到的诅咒是由真正的经验丰富的魔法师制造的。姑娘自己还不知道，她已经和死人无异了。

我无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我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便皱了皱眉头。为什么地铁里手机不好用呢？有手机的人不坐地铁吗？

现在我在两难之间挣扎——我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即使没有成功的希望也应该去做；这个死路一条的姑娘我也得救，只是我不知道能否帮她。但无论如何，我有责任追踪这黑气的制造者……

就在这时，我遭到了第二次袭击，这次和上次不同。不抽筋也不疼

痛，只是喉咙发干，牙床发麻。太阳穴处的血管突突跳动，手指尖开始发痒。

是的！

但是为什么来得这么不是时候。

我站起身来——列车在站前开始减速了。我从姑娘身边走过时感觉到她在看我，并且在背后盯着我往前走。她感到害怕。看起来虽然她感觉不到悬在她头上的黑气，但她还是感到不安。这迫使她留意周围的人们。

也许因此她才活到现在。

我尽量不朝她的方向看。把手伸到口袋里，我摸到了护身符——一根用缟玛瑙磨成的棍子。我迟疑了一下，试图想出别的办法。

没有，没有别的出路。

我把缟玛瑙棍握在手里。手指开始阵阵刺痛，然后玛瑙棒变热，散发出积聚的能量。这种感觉不是假的，但这热量不是温度计所能测量的。我觉得自己握着的是火堆里的一块炭。一块表面蒙了冷灰，而中间还炽热的炭……

我完全抽出了护身符，朝姑娘瞥了一眼。旋转的黑气颤抖着，朝我这个方向微微弯了过来。它是那么强劲，甚至萌生了智能。

我进攻了。

若是在车厢里，甚至在整列车上哪怕还有一个他者，那么它就会看到一道能瞬间击穿金属和水泥的令人目眩的光芒闪过……

我还从来没攻击过构造这么复杂的黑气。我也从来没有用过带有这么强大能量的护身符。

效果完全出乎意料。悬挂在其他人头上的那些诅咒被完全解除了。一个中年妇女疲惫地拍拍额头，惊讶地看看手掌——偏头痛突然消失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呆滞地望着玻璃窗，然后浑身哆嗦了一下，他的脸松弛下来，眼里一种淡淡的忧郁不见了。

姑娘头上那股旋转的黑气被冲走了约五米，蹿出了车厢。但它的结构没散，又曲折迂回地朝受害者反扑过来。